

[美] 玛利亚·森普尔 —— 著
傅仪嘉 —— 译

4 novel

今天将会不一样

Today Will Be Different

MARIA SEMPLE

[美] 玛利亚·森普尔——著
傅仪嘉——译

今天将会不一样

Today Will Be Different

MARIA SEMPLE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天将会不一样 / (美) 玛利亚·森普尔著; 傅仪嘉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9

书名原文: Today will be different

ISBN 978-7-5057-4460-8

I. ①今… II. ①玛…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487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125

Today Will Be Different by Maria Semple

Copyright © 2016 by Maria Sempl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 | | |
|----|-----------------------------|
| 书名 | 今天将会不一样 |
| 著者 | [美] 玛利亚·森普尔 |
| 译者 | 傅仪嘉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880×1230毫米 32开
9印张 183千字 |
| 版次 | 2019年3月第1版 |
| 印次 |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4460-8 |
| 定价 | 48.00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78009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一章 小技巧 / 002

第二章 弗拉德女孩 / 067

第三章 古怪的演员 / 071

第四章 身陷烦恼的抒情诗人 / 125

第五章 模糊 / 179

第六章 计划 / 217

第七章 失去的艺术 / 235

今天，一切将会不一样。今天，我将活在当下。今天，我会认真聆听每个和我交谈的人说的话，并直视他们的双眼。今天，我会跟汀宝玩桌游，会向乔求欢。今天，我会为我的容貌而骄傲。我会洗个澡，穿上比较正式的衣服。今天，我会换上瑜伽服，去上瑜伽课。今天，我不说脏话，不会谈及金钱。今天，我会更平易近人一些。我要放松我的脸部表情，平静地露出一个微笑。今天我要彻底地冷静。我会待人友善，控制自己。今天，我会买新鲜的蔬菜。今天，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今天，一切将会不一样。

第一章 小技巧

因为其他的做法都行不通了。起床，一直到再睡觉，只是为了虚度一天，这样消磨时光的方式是可耻的，是从根本上对活着的侮辱，如同我散漫地走在雾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些都是我的假设，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的潜意识深埋在杂乱的心底，好像冬天深藏在地下的青蛙。）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我让它变得更糟糕了，却还对清醒的自己制造的破坏视而不见，简直是自欺欺人。

如果能坦诚地面对自己，那么上周我对存在的世界做的改变的日记总结起来是这样的：更糟了，更糟了，更好了，更糟了，差不多一样，更糟了，差不多一样。这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清单，但请注意，我并没有义务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今天，我要按希波克拉底誓言^①来生活，遵守它的第一原则——不对世界造成任何伤害。

这应该不难吧？送汀宝去学校，上诗歌课（生活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上瑜伽课，和难以忍受的悉尼·麦德逊吃午餐，至少得先

① 希波克拉底誓言：新医生执业前保证遵守医德守则的誓言。

把她从我的清单上划掉（虽然还有更多的项目），接汀宝放学，回到乔身边——这不过只是又做了很多疯狂小事的一天。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些难以忍受的小事总是围绕着一个无聊的人，成为她一天里的小问题？因为我心里住着一只野兽。如果我心中的野兽能够展现在巨大的画布上，一副吓人的样子，威风凛凛、翻天覆地地谈论着永恒，那一定很棒。如果我还能进一步自由发挥，没准我还会继续造成光荣的自我毁灭，来成全表演艺术的奇观效果，但令人悲伤的真相是，我心里的野兽只能痛苦地在小范围内展示自己。这个令人遗憾的微小范围通常只包括汀宝、我的朋友，或者乔。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烦躁，常常被焦虑所吞噬，而我不焦虑的时候又常常感伤，脱口而出一些不成文的话。哈！你一定很庆幸自己在我的攻击范围之外，锁着门，窗户也紧闭着吧？听着，我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我的故作夸张只是为了表演。我不是真的那么可怕。

当我掀开被子的那一瞬间，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悠悠的指甲敲打在硬木地板上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然后停在了卧室门口。当乔甩开他的被子的时候，为什么悠悠不会“汪汪汪”地跟上来，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呢？在紧闭的门的另一边，为什么悠悠能够分辨出起床的是我而不是乔呢？驯狗师曾经很沮丧地向我解释原因：因为悠悠只记得我的气味。这位驯狗师曾经把涅槃乐队认作是一只被冲上沙滩的死掉的海豹，这让我禁不住思考：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躺回床

上了？不，我不能这样。今天不行。

我并不是真的对悉妮·麦德逊有什么意见。

十年前，当我和乔刚从纽约搬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已经成家了。我刚刚结束了在《路珀沃什》（*Looper Wash*）累死累活的五年工作，所见之处，到处都是《路珀沃什》的T恤、车贴纸、鼠标垫。“我是维维安那种人。”“我是多特那种人。”你懂的。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就去最近的一美元店，在一美元两个的垃圾桶上能看到这些人物，它们已经廉价出售很久了。

乔是一个专治手病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个传奇，他治好了一位四分卫球员的手。这个球员的大拇指在一场季后赛中被折断了，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能再上场了，但术后的第二年，他就上场进行比赛了，所在的球队还赢了“超级碗”奖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就算记得我也不能说，因为有医生、患者以及怀有一颗八卦之心的妻子三方之间的保密协议。）

不管乔到了哪里，都有工作找上门，但为什么我们最后选择了西雅图呢？作为一个来自水牛城郊区的天主教好男孩，乔无法想象自己在曼哈顿那样紧张的环境里养育下一代，而曼哈顿正好是我的第一选择。他跟我做了一个交易，我们决定，先搬到任何他想住的地方住十年，然后再回纽约住十年。前十年里，随他的意愿住他喜欢的城市，接下来的十年，随我的意愿住我喜欢的城市；以此重复循环，直到死亡。（他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忘了这个交易，我也许应该

加上这一点，特别是看到在我们迎接随他心意的第十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搬家的迹象。)

众所周知，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只有一半的大脑接受了天主教的教导，那最终他还是会成为无神论者的。在某一场关于我们信仰的谈话中（没错，我们早年在一起的时候还会一起开车去费城看佩恩·吉列特和犹太教士的辩论呢！如果没有生孩子就好了……嗯，还是算了吧），乔听说西雅图是全美国受宗教信仰影响最小的城市，所以我们选择了西雅图。

一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为我和乔举办了一个“欢迎来到西雅图”的派对。我参观了她在华盛顿湖区用各种当代艺术装饰的豪宅，还结交好多任我随意挑选的未来朋友。在大半辈子，我都是一个备受喜欢的人。好吧，我直说了，我受很多人崇敬。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的性格非常糟糕，但是大家都还挺吃我这一套的。乔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男性性格的女人，但不失性感，也不夹带多余的不必要的情绪（多棒的表扬）。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被介绍给各种不同的女人，与她们交换着尊敬与温暖。那天是那么忙碌，以至于时不时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当你见到一个说喜欢露营的人，你说：“哇！我刚刚跟一个沿着斯内克河漂流了十天的人说过话呢，你们应该认识一下。”而她回答：“对，刚才那个人也是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特别不擅长记住别人的面孔、名字、电话号码、日期，还有时间。

我对整个派对的记忆是一片模糊，只依稀记得有个女人特别急切地向我推销一个奇怪的商店，有人谈到秘密的远足，有人谈到马雷欧·巴塔利的父亲在先锋广场开的意大利餐厅，还有人给我推荐她的管家。在她们之中，悉尼·麦德逊邀请我第二天一起去国际区的罗望子树餐厅共进午餐。

（乔有一招，他称之为“杂志测试”，就是你打开邮箱看到杂志时的反应。因为你看到某本杂志的时候，马上可以知道自己是开心还是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订阅《纽约客》而订阅《美国周刊》。）悉尼·麦德逊就是一本行走的《今日耳鸣》。

在我们共进第一顿午餐时，她是那么注意自己的措辞，目光又是那么真诚。当注意到她的叉子上有点儿水渍时，她又特别诚恳地要求服务员更换一把新的叉子；她还自己带了茶包，点了不要钱的热水来泡；她说她不是特别饿，所以想跟我分享一份我的绿木瓜沙拉；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看过《路珀沃什》，但会看看图书馆里有没有这部动画片的DVD可以借。

我的脑子里慢慢勾勒出她的清晰画像：一个紧张兮兮而又沉闷的人，一个自私而又不自知的人，一个吝啬的怪人。一点点的水渍又不会杀了你！不如把DVD买回家看吧，怎么样？点餐厅里提供的食物，这样他们才能继续营业呀！最糟糕的是，悉尼·麦德逊是那种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的人，而且说……话……特……别……慢……，仿……佛……故……意……惜……字……如……金。

我被吓到了。在纽约生活久了，我有一种全世界都充满了有趣

的人的错觉，哪怕是疯子，也是有趣的那一种疯子。

悉尼问我：“你需要去梳妆间吗？”我忍不住了，开始在椅子上剧烈地发抖。（梳妆间？梳妆间？她怎么还没去死？）最糟糕的是什么？是那些所有我愉快地承诺了会跟她们一起远足或购物的女人，她们都跟悉尼·麦德逊一模一样！模糊的记忆真该死！我花了所有的勇气才拒绝了她热情似火的邀请——去她在瓦雄岛上的小屋共度周末，向我介绍某人的妻子，或者某个剧作家什么的。

我跑回家向乔尖叫。

乔说：“当看到有人这么热衷于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应该起疑心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她没有任何朋友。”

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爱你，乔。你把什么都剧透了。”（乔，一个大剧透者，我们怎么能不爱他呢？）

请原谅我在悉尼·麦德逊的事上大费口舌。我想说的是：十年来，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她。她是一个我不喜欢的朋友，我也不知道她靠什么维持生计，因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不想太莽撞，所以没有问她，十年以后再问就太粗鲁了（因为我不是粗鲁的人），我也没办法尖酸刻薄地对她讲大道理（因为我不是尖酸刻薄的人），就算我不停地对她说“不，不行，别这样”，她还是会一贯追着我。她就像渐冻症一样——你没办法治愈她，你只能缓和症状。

回到今天的午餐。

你需要明白，我也知道跟一个无聊的人共进午餐是种老生常谈

的麻烦。当我说我是一个麻烦的人的时候，悉尼·麦德逊并不是我的麻烦。

悠悠在街上奔跑，它真是贝尔镇的小王子。哦，悠悠，你真是个愚蠢的小动物，你有高昂的精神和盲目的忠诚，还有随着你跑动而上下扇动的小耳朵。连被我遛着的时候，你都是那么骄傲、那么激情澎湃，带着一颗永远被宠溺的心。如果你知道我这么爱你就好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景象，新的一月开始了，一座更高的公寓楼建成了，每一座都被戴着蓝色徽章的八爪鱼一样的亚马逊员工所占领。每天上午，他们都从自己的单身公寓出来，戴着蓝牙耳机，低着头，拥进街区。（他们都为亚马逊工作，所以你应该知道他们都没有良心。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还没心没肺？）当第三大道上只有我一个人，空空如也的商店里回荡着“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的嘹亮声音时，我才能真正松一口气。

在楼外，凯文站在他家带轮子的垃圾桶旁边更换垃圾袋：“两位早上好。”

“早上好，凯文！”今天，我没有跟往常一样快速逃走，而是停下来看着他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哦，还可以，没什么好抱怨的。”他说，“你呢？”

“我倒是有好多可以抱怨的，但是我不向你抱怨的。”

凯文笑了起来。

今天，我有了进步。

我打开了公寓的前门。在走廊的另一头，乔正埋头在餐桌上，他的前额几乎贴在报纸上了，手臂弯曲的角度像是犯人被逮捕时的样子。这样的画面令我非常震惊，他一副完全被打败的样子，是最不能跟乔联系起来的一面……

“砰。”

门关上了。我把悠悠的狗绳松开。当我终于能伸直腰的时候，我闷闷不乐的丈夫已经从餐桌上跳了起来，直接消失在了他的办公室。不管发生了什么，他看起来都不想为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我对此能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样最好！

悠悠像一条意大利灰狗一样，迅速地跑向它的食物，前后腿矫健地跑着。当它看到碗里只有在散步前就已经放在那里的干粮时，它感到巨大的迷惑和辜负。它往后退了一步，盯着地上的一个点。

汀宝的房间亮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他在闹钟响前就起床了。我走进他的浴室，看见他穿着睡衣，踩在垫高的脚凳上。

“早上好，亲爱的，这么早就醒了。”

汀宝停止了他的动作：“我们能不能吃培根？”

镜子里的汀宝看起来在等着我离开。我眼睛往下看，这个小小

快枪手麦格罗^①迅速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发现之前，他把一个东西推进了水槽里。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清脆的塑料声音。我的丝芙兰 200！

这不能怪别人，一切都是我的错。圣诞老人在汀宝的长筒袜里放了一套化妆品。我在百货公司为自己赢得额外的逛街时间的办法就是：让汀宝去逛化妆品店。化妆品店的女店员喜欢他自然散发的温柔、糖袋一样可爱的身体，还有他咿咿呀呀的声音。不用多久，她们就开始给他化妆了。我不知道他对化妆品的喜爱比不比得上被一群金发女郎围着他咯咯笑。有一次，我拿起了一本大小化妆盒——它能同时展示六个不同的扇形化妆托盘，里面有两百种颜色的眼影、高光、腮红，以及其他功能的色盘。不管是谁发明了能收纳这么多东西的小盒子，他都应该去为美国航天局工作。

“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化妆上学吧？”我对他说。

“我知道，妈妈。”刚刚还像迪士尼频道一样阳光可爱的他，一瞬间就像转了台般叹气耸肩。我再重申一次，这个奇怪的习惯在他身上生根发芽都是我的错。今天放学以后，我要跟他一起玩拼字游戏！

我从汀宝的房间出来时，悠悠还在焦虑地站着，看到我还在，它松了一口气，然后颤动起来。它知道我要去厨房做早餐，于是把

① 动画片里的人物，一匹打扮成牛仔模样的马。

我带到它的碗边。这一次，它用一只眼睛向我使眼色，乞求我让它多吃一点儿。

乔回到了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

“一切怎么样啊？”我说。

“你看起来可真美。”他说。

我忠于今天的大计划，一早就洗了澡，换上了裙子和牛津鞋。如果你见过我的衣柜，你就能看出我是一个风格非常固定的女人：法国和比利时品牌的裙子，价格标签在我到家之前就已经撕下来了，因为乔看到价格以后可能会爆发，而每一双重复买的黑色平底鞋都有可能……不过，价格并不是我们必须讨论的事情。买吗？买。穿吗？大多数时候，要穿上这些太费精力了。

“奥利维娅今天晚上要来。”我眨了眨眼睛，心里已经提前开始品尝塔沃拉塔^①的红酒和意大利面的味道了。

“让她带汀宝出去玩，我们可以单独相处，怎么样？”乔一把揽住我的腰，仿佛我们还没有五十岁一样。

女人应该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停止做爱。她们对此并没有进化性的需要，我们的大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的身体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如果我不想被一个年轻女人取代妻子的地位，我必须假装性感。

“那我们就留在家独处吧。”我对乔说。

① 西雅图的意大利餐厅。

“妈妈，这个坏了。”汀宝带着他的尤克里里跑进来，扔在了柜子上，那里离垃圾桶很近，“这个声音完全不对了。”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呢？”我问他，想让他大胆地说，买个新的吧。

乔抓过了尤克里里，弹了一下：“就是有点儿走调了，仅此而已。”他开始调弦。

“嘿，”我说，“你什么时候会调尤克里里的弦了？”

“我是一个充满秘密的男人。”乔说，并弹了甜美的一声。

汀宝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培根和法式吐司，喝着果汁，沉迷于漫画 *Archie Double Digest*。我的笑容停在了那里。

两年前，我还在因每天早上都要起床做早餐而愤恨的时候，乔说：“我都在为马戏团付钱了，你就不能从你高贵的十字架上爬下来，不要每天做早餐都唉声叹气的好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真是个浑蛋，真是个性别歧视的暴君！但是他说得有道理。为了能拥有塞满一整个衣柜的安特卫普^①裙子，很多女人会快乐地嫁给一个糟糕的男人。从那个时刻起，我做的早餐都附加上了微笑服务。这就是自知之明。

乔给汀宝看报纸：“弹球博览会又要来镇上了，你想去吗？”

“你觉得那个亲亲机器会不会还是坏的呢？”

① 比利时时装品牌。

MARIA SEMPLE

Skunk Hour

8:30
Thursday
Lola, Oct. 8th

By Robert Lowell

(For Elizabeth Bishop)

Nautilus Island's hermit
heiress still lives through winter in her Spartan cottage;
her sheep still graze above the sea.
Her son's a bishop. Her farmer
is first selectman in our village;
she's in her dotage.

— slowing or characterized
by austerity
Ancient Sparta

HER

Thirsting for
the hierarchic privacy
of Queen Victoria's century,
she buys up all
the eyesores facing her shore,
and lets them fall.

impressions of a sea
village after summer—
heading into winter

The season's ill—
we've lost our summer millionaire,
who seemed to leap from an L. L. Bean
catalogue. His nine-knot yawl
was auctioned off to lobstermen.
A red fox stain covers Blue Hill.

OUR

And now our fairy
decorator brightens his shop for fall;
his fishnet's filled with orange cork,
orange, his cobbler's bench and awl;
there is no money in his work,
he'd rather marry.

tool for piercing
hoks in leather